

盛京通志

自卷四十二
至卷四十四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二四一	六九二	三九六九
架	冊	號
漢書類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二五一	六九二	三九六九
架	冊	號
漢書類		

(二二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969
冊數	692 (22)	
函號	291	97



盛京通志卷之四十二

藝文

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經史子集
 人之文也自古以來君有詔敕臣有章疏朝有賡歌
 野有風謠箴銘記敘之類通乎上下凡所以垂訓陳
 謨抒情述事者信能秉經酌雅即可麗日星勒金石
 與天地並垂而不朽若風雲月露之章雕龍繡虎之
 技雖藻艷精工無關體要義無取焉遼地水深土厚
 人多崇質去浮故詩文之傳甚寡在前此者尤為吉
 光片羽在

淺草文庫

聖世者已足鼓吹

休明矣

歷代御製

詔敕

遼

道宗賜左夷離畢詔

朕以眇冲獲嗣大位夙夜憂懼恐弗克任欲聞直言以匡其失今已數月未見所以副朕委任股肱耳目之意其令內外百官比秩滿各言一事仍轉諭所部無貴賤老幼皆得直言無諱

金

太祖諭內外諸軍都統杲詔

遼政不綱人神共棄之欲中外一統故命汝帥大軍以行討罰爾其慎重兵事擇用善謀賞罰必行糧餉必繼勿擾降服勿縱俘掠見可而進無淹師期事有從權毋須稟

太祖撫諭遷民詔

郡縣今皆撫定有逃散未降者已釋其罪更宜招諭之前後起遷戶民去鄉未久豈無懷土之心可令所在有司深加存恤毋輒有騷動衣食不足者官賑貸之

太祖諭東京諸路詔

頃因兵事未息諸路關津絕其往來今天下一家若仍棄之非所以便民也自今顯咸東京等路往來從其便其間被畧及鬻身者並許自贖爲良仍令馳驛布告

太宗敦勸農功詔

朕惟國家四境雖遠而兵革未息田野雖廣而畝畝未闢百工畧備而祿秩未均方貢僅修而賓館未贍是皆出乎民力苟不務本業而抑遊手欲上下皆足其可得乎其令所在長吏敦勸農功

世宗封長白山敕

自兩儀剖判山嶽神秀各鍾於其分野國將興者天實作之對越神休必以祀事故肇基王迹有若岐陽望秩山川於稽虞典厥惟長白載我金德仰止其高實惟我舊邦之鎮混同流光源所從出秩秩幽幽有相之道列聖蕃衍熾昌迄於太祖神武徵應無敵於天下爰作神主肆予冲人紹休聖緒四海之內名山大川靡不咸秩矧王業所因瞻彼早麓可儉其禮服章爵號非位於公侯之上不足以稱焉今遣某官某持節備物冊命茲山之神爲興國靈應王仍敕有司歲時奉祀於戲廟食之享亘萬億年維金之禎與山無極豈不偉歟

世宗封混同江敕

昔我太祖武元皇帝受天明命掃遼季荒蕪成師以出
至於大江浩浩洪流不舟而濟雖穆滿渡江而龜梁光
武濟河而水冰自今觀之無足言矣執徐之歲四月孟
夏朕時邁舊邦臨江永嘆仰藝祖之開基佳江神之効
靈至止上都議所以尊崇之典蓋古者五嶽視三公四
瀆視諸侯至有唐以來遂享帝王之尊稱非直後世靡
文而崇德報功理亦有當然者矧茲江源出於長白經
營帝鄉實相輿運非錫以上公之號則無以昭答神休
今遣某官某持節備物冊命神爲典國應聖公申命有
司歲時奉祀於戲巖廟貌正封爵禮亦至矣惟神其衍
靈長之德用輔我國家彌億年神亦享廟食於無窮豈
不休哉

元

成宗加封五鎮詔

三代以降九州皆有鎮山所以阜民生安地德也五嶽
四瀆先朝已嘗加封惟五鎮之祀未舉殆非敬恭明神
之義其加東鎮沂山爲元德東安王南鎮會稽山爲昭
德順應王西鎮吳山爲成德永靖王北鎮醫巫閭山爲
貞德廣寧王中鎮霍山爲崇德靈應王仍敕有司歲時

與嶽瀆同祀著爲定式

明

太祖正神名號詔

自有元失馭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爲念訓將練兵平安華夏天統以正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黷禮背經莫此爲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以加封號

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自今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爲當因稱朕以禮事神之意所定各神名號開列於後

一五嶽稱東嶽泰山之神南嶽衡山之神中嶽嵩山之神西嶽華山之神北嶽恒山之神

一五鎮稱東鎮沂山之神南鎮會稽山之神中鎮霍山之神西鎮吳山之神北鎮醫巫閭山之神

一四海稱東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神

一四瀆稱東瀆大淮之神南瀆大江之神西瀆大河之神北瀆大濟之神

一各處府州縣城隍稱某府城隍之神某州城隍之神某縣城隍之神

一歷代忠臣烈士並依當時初封爵名稱之

一大小神祠無功於民不應祀典者卽係淫祠有司勿得致祭嗚呼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理既同其名

當正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成祖建北鎮廟敕

北鎮醫巫閭山之神自昔靈應彰顯而爲國祐民厥績光著獨其廟宇至今弗克修治朕心倦切夙夜弗忘敕至爾等擇日興工建立祠宇飭嚴祀事以稱朕崇仰之意

文

英宗禱雨告北鎮廟文

予奉天育民愧涼於德致茲久旱災及羣生夙夜省躬中心倦切神司方鎮憂憫諒同雨農於晴宜在其手特

茲致禱尚冀感通弘布甘霖用臻豐稔匪予之惠時乃神庥

憲宗告北鎮廟文

國家欽奉神明聿嚴祀事所期默運化機庇佑民庶乃近歲以來或天時不順或地道欠寧或雷電失常雨暘爽候或妖孽漸作疫癘交行遠近人民頻遭饑饉流離困苦痛何可言惕然於中罔知攸措惟神奠鎮一方民所恃賴睹茲災沴能不疚心是用特具香幣遣官祭告尚冀體上帝好生之德鑒予憂元元之意斡旋造化弘闡威靈捍患禦災變禍爲福庶幾民生獲遂享報無窮惟神鑒之

孝宗禱雨告北鎮廟文

伏自去冬無雪今春少雨田苗未能播種民庶實相憂惶予甚兢惕用是側身修省虔致禱祈惟神矜憫小民斡旋大造早霈甘霖以滋禾稼以濟民艱庶年有豐稔之祥則神亦享無窮之報

武宗平寧藩告北鎮廟文

去歲以來寧孽作逆命官致討逆黨就擒內變甫清中外底定匪承洪祐曷克臻茲因循至今未申告謝屬者四方多事水旱相仍餓莩載途人民困苦盜賊嘯聚勦

捕未平修省咎由實深兢惕伏望神慈昭格幽贊化機
災沴潛消禎祥叶應永庇生民

世宗卽位告北鎮廟文

惟神功叅造化永鎮北土奠安民物茲予嗣承大統謹
用告祭神其歆鑒佑我國家

詩辭

唐

太宗遼城望月詩

元菟月初明澄輝照遼靄映雲光暫隱隔樹光如綴魄
滿桂枝圓輪虧鏡彩缺臨城卻影散帶暈重圍結駐蹕
俯九都佇覩妖氛滅

金

世宗幸上京歌辭

猗歟我祖聖矣武元誕膺明命功光於天拯溺救焚深
根固蒂克開我後傳福萬世無何海陵淫昏多罪反易
天道荼毒海內自昔肇基至於繼體積累之業淪胥且
墜望戴所歸不謀同意宗廟至重人心難拒勉副樂推
肆予嗣緒二十四年兢業萬幾億兆庶姓懷保安綏國
家閒暇廓然無事乃眷上都興帝之第屬茲來遊惻然
予思風物減耗殆非昔時於鄉於里皆非初始雖非初

始朕自樂此雖非昔時朕無異視瞻戀慨想祖宗舊宇
屬屬音容宛然如睹童孺慕歷歷其處壯歲經行恍
然如故舊年從遊依稀如昨歡誠契濶日暮之若吁嗟
濶別兮云胡不樂

盛京通志卷之四十二

盛京通志卷之四十三

藝文

表疏

晉

上晉帝表

慕容皝

臣究觀前代之主若能親賢並建則政致昇平若親
黨后族必有傾辱之禍是以周之申伯號稱賢舅以
其身藩於外不握朝權降及秦昭足為令主委信二
舅幾至亂國逮於漢武推重田蚡萬機之要無不決
之及蚡死後切齒追恨成帝闇弱不能自立內惑豔

妻外恣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覽斯事孰不痛
惋設使舅氏賢若穰侯王鳳則但聞有二臣不聞有
二主若其不才則有竇憲梁冀之禍凡此成敗亦既
昭然苟能易軌可無覆墜陛下命世天挺當隆晉道
而遭國多難殷憂備嬰追述往事至今焚灼迹其所
由實因故司空亮居元舅之尊勢業之重執政裁下
輕侮邊將故令蘇峻祖約不勝其忿遂至敗國至令
太后發憤一旦升遐若社稷不靈人神無助豺狼之
心當何一作可極邪前事不忘後事之表而中書監左
將軍冰等內執樞機外擁上將昆弟竝列人臣莫儔

陛下深敦涓陽冰等自宜引領臣常謂世主若欲崇
顯舅氏何不封以藩國豐其祿賜限其勢利使上無
偏優下無私論如此榮辱何從而生尊嗜何絲而起
往者惟亮一人宿有名望尚致世變况今居之者素
無聞焉且人情易惑難以戶告縱令陛下無私於彼
天下之人誰謂不私乎臣與冰等名位殊班出處懸
邈又國之戚昵理應降悅以適事會臣獨矯抗此言
者上爲陛下退爲冰計疾苟容之臣坐鑒得失顛而
不扶焉用彼相昔徐福陳霍氏之戒宣帝不從至今
忠臣更爲逆族良由察之不審防之無漸臣今所陳

可謂防漸矣但恐陛下不明臣之忠不用臣之計事過之日更處焦爛之後耳昔王章劉向每上封事未嘗不指斥王氏故令二子或死或刑谷永張禹依回一作不對故容身苟免取譏於世臣被髮殊俗位爲上將夙夜惟憂罔知所報惟當外殄寇讐內盡忠規陳力輸誠以答國恩臣若不言誰當言者

南北朝

請甄徭役禁請託疏

高謙之

自正光以來邊城屢擾命將出師相繼於路若使軍帥必得其人賞勲不失其實則何賊不平何征不捷也但諸守帥或非其才多遣親者妄稱入募唯遣奴客充數而已對寇臨敵曾不彎弓則是王爵虛加征夫多闕賊虜何可殄除忠貞何以勸誠也且近習侍臣戚屬朝士請託官曹擅作威福如有清貞奉法不爲回者咸共譖毀橫受罪罰在朝顧望誰肯申聞蔽上擁下虧風壞政使讒諂甘心忠讜息義且頻年以來多有徵發民不堪命動致流離苟保妻子競逃王役不復顧其桑井憚此刑書正由還有必困之理歸無自安之路若聽歸其本業徭役微甄則還者必衆墾田增闢數年之後大獲課民今不務以理還之但

金東通志 卷之四十三 三
欲嚴符切勒恐數年之後走者更多故有國有家者
不患民不我歸唯患政之不立不恃敵不我攻唯恃
吾不可侮此乃千載共遵百王一致且琴瑟不韻知
音改絃更張駢駮未調善御執轡成組諺云迷而知
反得道不遠伏願少垂覽察使朝章重舉軍威更振
海內起維新之歌天下見復禹之績

請復置廷尉司直疏

高恭之

臣聞舜命臯陶姦宄是託禹泣罪人堯心爲念所以
舉直錯枉事切曩賢明德慎罰議存先典高祖太和
之初置廷尉司直論刑辟是非雖事非古始交濟時
要所謂禮樂互興不相沿襲者矣臣忝當今任所思
報效未忘寢興竊見御史出使悉受風聞雖時獲罪
人亦不無枉濫何者得堯之罰不能不怨守令爲政
容有愛憎姦猾之徒恒思報惡多有妄造無名共相
誣謗御史一經檢究耻於不成杖木之下以虛爲實
無罪不能自雪者豈可勝道哉臣雖愚短守不假器
繡衣所指冀以清肅若仍更踵前失或傷善人則尸
祿之責無所逃罪如臣鄙見請依太和故事還置司
直十人名隸廷尉以五品選歷官有稱心平性正者
爲之御史若出糾劾卽移廷尉令知人數廷尉遣司

直與御史俱發所到州郡分居別館御史檢了移付
司直司直覆問事訖與御史俱還中尉彈聞廷尉科
按一如舊式庶使獄成罪定無復稽寬爲惡取敗不
得稱枉若御史司直糾劾失實悉依所斷獄罪之聽
以所檢迭相糾發如二使阿曲有不盡理聽罪家諸
門下通訴別加按檢如此則肺石之傍怨訟可息藜
棘之下受罪吞聲者矣

請改鑄疏

高恭之

四民之業錢貨爲本救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私
鑄薄濫官司糾繩挂網非一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
銅一斤私鑄薄錢斤餘二百旣示之以深利又隨之
以重刑罹罪者雖多姦鑄者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
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筴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
欲不沉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復何罪昔
漢文帝以五分錢小改鑄四銖至武帝復改三銖爲
半兩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
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
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錫炭鉛砂縱復私營
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况復嚴刑廣設也以
臣測之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

唐

諫親征高麗

褚遂良

臣請譬諸身兩京腹心也四境手足也殊裔絕域殆非支體所屬高麗王陛下所立莫離支殺之討其逆夷其地固不可失但遣一二慎將付銳兵十萬翔旂雲翱唾手可取昔侯君集李靖皆庸人爾猶能檄高昌纓突厥陛下止發蹤指示得歸功聖明前日從陛下平天下虓士爪臣氣力未衰可驅策惟陛下所使臣聞涉遼而左或水潦平地淖三尺帶方元菟海壤荒漫決非萬乘六師所宜行

遼

治道之要對

蕭韓家奴

臣伏見比年以來高麗未賓阻卜猶強戰守之備誠不容已乃者選富民防邊自備糧糗道路修阻動淹歲月比至屯所費已過半隻牛單轂鮮有還者其無丁之家倍直傭人憚其勞半途亡竄故戍卒之食多不能給求假於人則十倍其息至有鬻子割田不能償者或逋役不歸在軍物故則復補以少壯其鴨淶江之東戍役大率如此况渤海女直高麗合從連衡不時征討富者從軍貧者偵候加之水旱菽粟不

登民以日困蓋勢使之然也方今最重之役無過西
戍如無西戍雖遇凶年困弊不至於此若能徙西戍
稍近則往來不勞民無深患議者謂徙之非便一則
損威名二則召侵侮三則棄耕牧之地臣謂不然阻
卜諸部自來有之曩時北至臚胸河南至邊境人多
散居無所統壹惟往來抄掠及太祖西征至於流沙
阻卜望風悉降西域諸國皆願入貢因遷種落內置
三部以益吾國不營城邑不置戍兵阻卜累世不敢
爲寇統和間皇太妃出師西域拓土旣遠降附亦衆
自後一部或叛鄰部討之使同力相制正得馭遠人
之道及城可敦開境數千里西北之民徭役日增生
業日殫警急旣不能救叛服亦復不恆空有廣地之
名而無得地之實若貪土不已漸至虛耗其患有不
勝言者况邊情不可深信亦不可頓絕得不爲益捨
不爲損國家大敵惟在南方今雖連和難保他日若
南方有變屯戍遼邈卒難赴援我進則敵退我還則
敵來不可不慮也方今太平已久正可恩結諸部釋
罪而歸地內徙戍兵以增堡障外明約束以正疆界
每部各置酋長歲修職貢叛則討之服則撫之諸部
旣安必不生釁如是則臣雖不能保其久而無變知

其必不深入侵掠也或云棄地則損威殊不知殫費竭財以貪無用之地使彼小部抗衡大國萬一有敗損威豈淺或又云沃壤不可遽棄臣以爲土雖沃民不能久居一旦敵來則不免內徙豈可指爲吾土而惜之夫帑廩雖隨部而有此特周急部民一偏之惠不能均濟天下如欲均濟天下則當知民困之由而窒其隙節盤遊簡驛傳薄賦斂戒奢侈期以數年則困者可蘇貧者可富矣蓋民者國之本兵者國之衛兵不調則曠軍役調之則損國本且諸部皆有補役之法昔補役始行居者行者類皆富實故累世從戍易爲更代近歲邊虞數起民多匱乏既不任役事隨補隨缺苟無上戶則中戶當之曠日彌年其窮益甚所以取代爲艱也非惟補役如此在邊戍兵亦然譬如一抔之土豈能填尋丈之壑欲爲長久之便莫若使遠戍疲兵還於故鄉薄其徭役使人人給足則補役之道可以復故也臣又聞自昔有國家者不能無盜比年以來羣黎凋弊利於剽竊良民往往化爲凶暴甚者殺人無忌至有亡命山澤基亂首禍所謂民以困窮皆爲盜賊者誠如聖慮今欲芟夷本根願陛下輕徭省役使民務農衣食旣足安習教化而重犯

法則民趨禮義刑罰罕用矣臣聞唐太宗問羣臣治盜之方皆曰嚴刑峻法太宗笑曰寇盜所以滋者由賦斂無度民不聊生今朕內省嗜欲外罷遊幸使海內安靜則寇盜自止由此觀之寇盜多寡由衣食豐儉徭役重輕耳今宜徙可敦城於近地與西南副都部署烏古敵烈隗烏古等部聲援相接罷黑嶺二軍并開保州皆隸東京益東北戍軍及南京總管兵增修壁壘候尉相望繕完樓櫓浚治城隍以爲邊防此方今之急務也願陛下裁之

金

變異陳言疏

徒單鑑

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父義母慈兄友弟敬子孝謂之五德五常不立五德不興縉紳學古之士棄禮義忘廉耻細民違道畔義迷不知返背毀天常骨肉相殘動傷和氣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宜正薄俗順人心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得其道然後和氣普洽福祿薦臻矣因論爲政之術其急有二一日正臣下之心竊見羣下不明禮義趨利者衆何以責小民之從化哉其用人也德器爲上才美爲下兼之者待以不次才下行美者次之雖有才能行義無取者抑而

下之則臣下之趨向正矣其二曰導學者之志教化之行興於學校今學者失其本真經史雅奧委而不習藻飾虛詞釣取祿利乞令取士兼問經史故實使學者皆守經學不惑於近習之靡則善矣又曰凡天下之事叢來者非一端形似者非一體法制不能盡隱於近似乃生異論孔子曰義者天下之斷也記曰義爲斷之節伏望陛下臨制萬機事有異議少凝聖慮尋繹其端則裁斷有定而疑可辨矣

乞分兵復太原疏

古里甲石倫

向者并汾旣破兵入內地臣謂必攻平陽平陽不守將及潞州其還當由龍州谷以入太原故臣嘗請兵欲扼其歸路朝廷不以爲然旣而皆如臣所料始敵入河東時郡縣民皆攜老幼徙居山險後雖太原失守而衆卒不從其意謂敵不久留且望官軍復至也今敵居半歲遣步騎擾諸保聚而官軍竟無至者民其能久抗乎夫太原河東之要郡平陽陝西河南之藩籬也若敵兵久不去居民盡從屯兵積糧以固基本而復擾吾郡縣未殘者則邊城指日皆下矣北路不守則南路爲邊去陝西河南益近臣竊憂之故復請兵以圖戰守而樞府檄臣并將權太原治中郭適

祖義軍李天祿等萬餘人就其糧五千石會汾州權元帥右都監抹撚胡刺復太原臣召邇祖欲號令其衆邇祖不從尋得胡刺報曰嘗問軍數於邇祖但稱天祿等言之未嘗親閱問糧則曰散在數處蓋其情本欲視朝廷以已有兵糧冀或見用以取重職不可指爲實用也雖然臣已遣提控石蓋吾里忻等領軍以往矣但敵勢頗重而往者皆新集白徒絕無精銳恐不能勝也乞於河南陝西量分精兵以增臣力仍令陝西州郡近河東者給之資糧更令南路諸軍綴敵之南以分其勢如此庶幾太原可復也

乞速賞軍士疏

古里甲石倫

頃者大兵破太原招民耕稼爲久駐之基臣以太原要鎮所當必爭遣提控石蓋吾里忻引官兵義兵共圖收復又以軍士有功者宜速賞之故擬令吾里忻得注授九品之職以是請於朝而執政以爲賞功罰罪皆須中覆夫河東去京師甚遠移報往返不暇數十日官軍皆敗亡之餘鋒銳畧盡而義兵亦不習行陣無異烏合以重賞誘之猶恐不爲用况有功而久不見報乎夫衆不可用則不能退敵敵不退則太原不可復太原不可復則平陽之勢日危而境土日蹙

矣今朝廷抑而不許不過慮其濫賞耳借使有濫賞之弊其與失太原之害孰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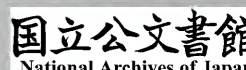
元

條陳疏 學士 虞集

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為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眾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為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於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面民兵數萬可以內衛京師外禦島寇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遊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矣

建言疏 御史 陳思謙

遼海延袤千里地高氣寒水甘泉美無非牧養之地宜設置郡牧使司統領十監專治馬政並畜牛羊數年之後馬實蕃盛或給軍以壯兵威或給站以優民力牛羊之富又足以給國用非小補也



諫巡幸疏

崔敬

世祖以上都為清暑之地車駕行幸歲以為常閣有大安殿有鴻禧睿思所以保養聖躬適起居之宜存敬畏之心也今失刺幹耳朶思乃先皇所以備宴遊非常時臨御之所今陛下以孝治天下屢降德音祇行宗廟親祀之禮雖動植無知罔不歡悅而國家多故天道變更臣備員風紀以言為職願大駕還大內居深宮嚴宿衛與宰臣謀治道萬機之暇則命經筵進講究古今盛衰之由緝熙聖學乃宗社之福也

諫以歷代珍寶賜近侍疏

崔敬

臣聞世皇時大臣有功所賜不過槃革重惜天物為後世慮至遠也今山東大饑燕南亢旱海潮為災天文示儆地道失寧京畿南北蝗飛蔽天正當聖主恤民之日近侍之臣不知慮此奏稟承請殆無虛日甚至以府庫百年所積之寶物遍賜僕御闈寺之流乳稚童孩之子帑藏或空萬一國有大事人有大功又將何以為賜乎乞追回所賜以示恩不可濫庶允公

論

明

應天以實疏

賀欽

臣切見連年以來災異之作畧無虛歲而今年爲尤甚自春抵夏或風霾屢日或黃霧障天或狂風怒吼或日月無光始則恒陰而少晴明繼則久旱而無雷雨陰陽失序氣候舛差天之降災莫甚於此得非人事不修之所致歟昔董仲舒對漢武帝言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者此之謂也於此見天心眷祐我國家仁愛我皇上欲其恐懼修省以享治安於萬年也頃者禮部尚書姚夔等具陳災異之狀乞修內外之政綸音獎其忠愛且曰內事朕自處置外事便斟酌行此陛下一念應天之實心也是以命下之日陰暄頓然而晴明旣而以久旱爲懼躬率羣臣齋戒三日以答天譴此又陛下一念應天之實心也是以命下次日微雨應期而卽降天人感應一何速耶然而自是以來風霾旣息而復作旱勢日甚而可憂所以然者豈陛下應天之實心謹於前而怠於後耶抑羣臣無應天之實心以助陛下之格天耶不然何前日感應之易而今日感應之難也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言人君不可不致謹於天變也以今日言之天之怒而變也甚矣而陛下方且遊樂是從吶喊動地鼓砲震天其

爲戲豫馳驅何以加之而所謂應天之實心果安在也詩又云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言人臣不可不致謹於天變也以今日觀之天之難而蹶也甚矣而在廷大臣以及羣僚方且怡然自得恬不知憂惟務承順懼忤聖情陛下以爲可行彼亦曰可行陛下以爲不可彼亦曰不可習成諾諾之風全無諤諤之節其憲憲泄泄何以加之而所謂應天之實心以助君而格天者又何在也若然則今日感應之難非天道之難感因感之之心有未實故耳伏望陛下念天變之可畏憂民命之將絕痛懲前日旣往之失渙頒省躬求言之詔篤格天之實心修格天之實德行格天之實政遊宴之樂非所以克謹天戒也必實絕之而不敢爲無名之賞乃所以暴殄天物也必實止之而不妄費內事之處置所以正大倫繫本支也必實謹其分而溥恩澤之施經筵之講學所以明天理窮道義也必實究其旨而求貫通之妙君臣上下之情不通則天地之否也必日御便殿延接羣臣反覆治道而貫以通之君子或在野則天民之隱而當進也小人在位則天事之蠹而當去也必叅之於衆驗之於獨實以進之實以去之以至一政

令云爲之際一出入起居之微無不實循乎天則之自然而無或違焉如是而復下詔以切責乎文武羣臣斥其怠事廢職之罪開其悔過自新之途使各痛以自省而陳其既往之失勇以自改而勉乎將來之善務盡其實不事虛文其或過而不改善焉不勉鰥官曠職妨賢病國者罷而黜之以勵其餘如是則君臣上下同一應天之實心矣以是實心而齋戒以致禱則必如成湯之禱於桑林而大雨數千里必如周宣之靡神不舉而轉災以爲祥天心有不豫天道有不順天災有不息天澤有不降者臣未之信也臣猥以庸愚備員言責不能進盡忠言以裨朝政論列邪佞以除國蠹致茲災咎罪不勝誅夙夜憂惶無所容措若於此而復緘默不言則將來災禍必不止此雖萬死不足以償尸曠之罪矣因敢不避忌諱昧死冒陳伏願聖明採納而躬行之則天下萬世不勝大幸

辭職陳言疏

賀 欽

皇帝陛下丕紹洪基光臨大寶內閣大臣承順德意薦舉人材臣之愚戇誤居首列蒙恩授陝西布政司右叅議當是時臣之舊疾未能全愈兼臣母郭氏年八十有六病臥在床日漸危篤臣實孤子無他兄弟

方欲具本陳情辭職乞恩終養而老母以四月二十六日病故沒方浹辰而敕諭下臨感激悲愴莫能爲心伏乞聖慈收還新降叅議恩命使臣仍以舊職養病守制雖然聖主難逢病軀難保誠恐一旦身先朝露莫報聖恩是臣身固不可冒禮以進而言則不可不及時而進也謹擇取切要重大者四事爲陛下陳之一曰資真儒以講正學人君之治天下欲求四海之治當盡爲君之道欲盡爲君之道當講聖王之學聖王之學大學者也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其綱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其目也唐虞三代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者由人君之得此學也漢唐以下所以治不古若壞亂相仍者由人君不得此學也是大學也經作於孔子傳出於曾氏程子表章而發明之朱子序次而補註之西山真氏又從而推衍其義實以經史無不備焉載之策簡昭然明白固無俟於後人之贅言而陛下已嘗講讀之矣臣今復舉以爲言者蓋區區愛君之誠惟願陛下不泥於口耳詞章之習不惑於古道難行之言不徒講明之而信之深不徒信之深而行之篤循其分明之節進其有序之功則大學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之道不在方冊而在陛下

矣而經筵勸講之官所謂師友之臣尤當訪求真儒以充其任也所謂真儒者學以爲已知而能行必能積誠感君開導有方涵養聖質薰陶聖性何憂聖學之不得君道之不盡天下之不治哉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臣聞帝王之爲治莫急於求賢人臣之忠君莫重於薦賢陛下卽位之初詔求賢才以弼治化此可見陛下有願治之盛心得致治之要道孔子曰舉爾所知臣敢以臣所知者爲陛下薦之臣先年在科之日接見廣東新會縣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非記誦詞章之流實躬行心得之士有格君之德有經世之才成化十五年以廣東布政使彭韶巡撫右都御史朱英前後具本薦其賢起送到京以身病母老陳乞終養蒙朝廷授以翰林檢討令其親終疾愈仍來供職迄今六載不知陳獻章前疾已愈母養已終與否伏望陛下以非常之禮召之便殿問以治平之大道以觀其謀猷授以政事以試其才識若其賢果如臣言伏望陛下或任之內閣使參大政或任之經筵使養君德而太平之治可必致也或陳獻章身病未愈母養未終亦望陛下使之詳陳其格君善俗之道興利除害之方深信而舉行之是獻

章身雖家居而其道則行於朝廷矣况陳獻章既賢其所知必有才良行修曉達治體者陛下令其一舉之以充國用更乞陛下再論內外大小羣臣悉心推訪各舉所知果才德學行殊常之賢或山林隱逸或庠序生徒或小官下職一皆以禮敦遣萃於京師依明道程子養賢之法置爲延英之院以處之豐其廩餼卹其貧乏以大臣之賢者領其事凡有朝廷典禮使與執政近侍之臣互相講論如學政則討論程明道之論學校程伊川之看詳學制如貢舉則討論朱文公之貢舉私議如經筵則討論程伊川之經筵奏劄必使今日之學政今日之貢舉今日之經筵一如程朱至當之定論以革近世浮華淺陋之習諸賢切磨日久德業益進陛下特賜召對以觀其才識器能則屢歲之間人品益分然後就其高下大小而任使之則天下賢才引類而進陛下德政之美雍熙之治端可比隆唐虞三代矣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臣聞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內則公卿大夫外有州牧侯伯一皆遴選賢才弼成治道若內官之設載之周禮曰內小臣曰閹人曰寺人曰內豎紀其職掌不過正內人之禮事守王宮中門之禁掌女宮之戒令與內

外之通令而已未聞任用奄寺使之典政本而掌兵
權者也秦漢而下時君失政奄宦小人投隙而進竊
弄國柄傾危社稷自趙高亡秦以來宦官之禍無代
無之載在史冊不暇悉數太祖高皇帝洞鑒前代之
失創爲萬世之法內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
理寺六科十三道外設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
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其內府監司局庫衙門之設
載之御製皇明祖訓內官之條紀其職掌亦不過灑
掃供養并飲食諸物禮儀筵宴關防出入等事而已
後來守法少疎宦官倖進內而職掌天下奏牘得預
大政外而鎮守各處地方掌握兵權遂致黨與衆多
作威作福賣官鬻獄引用奸邪以致國體虧傷蒼生
塗炭正統間則有王振喜寧景泰間則有舒良王誠
天順間則有吉祥牛玉成化間又有汪直尚銘梁芳
陳喜凡此之輩方其得志正漢史所謂舉動回山海
呼吸變露霜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禍
不旋踵是以或陷主邊廷身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
錮南內或謀爲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起釁流毒邊
徼或恃寵招權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上心或
導進淫巧盜虛府藏此其陷君誤國蠱政殃民昭昭

在人耳目者也陛下遠遵帝王之制近守皇祖之規
泄政之初百度惟正進賢退姦去讒遠佞奄宦之害
政者屏斥流放不使在側於以見皇上真大有爲之
主也太和之治指日可期天下臣民罔不欣忭伏望
深鑒已往之弊永絕方來之禍渙發綸音昭示中外
凡今大小內官一遵高皇帝祖訓凡分職監司局庫
諸門者各照註修其職掌不許干預朝政一應在外
鎮守監鎗等項盡數取回蓋旣曰內官但應處內而
乃布之四外殊非帝王之制皇祖之訓決當速改無
可疑也若謂在廠訪事內官可以發官吏之奸職各
邊鎮守內官可以防邊將之奸宄此又不然自古帝
王明四目達四聰使天下臣民皆得進諫中外之情
毫髮不蔽姦賊官吏自不能容未嘗以訪察之權假
之奄宦况其假公正之跡遂奸慝之私所訪之奸賊
常小而自作之奸賊常大所訪之奸賊雖祛除於日
前而自作之奸賊實遺禍於久遠成化年間汪直之
輩可以鑒矣各邊將官旣有巡撫之都御史又有巡
按御史凡有奸宄足以關防今乃處處設立內官徒
使蠹壞兵政殘虐軍民將官之賢而知兵者爲其牽
制往往有喪敗之患將官之庸愚奸貪者則以賄賂

相交結成私黨肆無忌憚蓋鎮守將官既賂鎮守內官而鎮守內官則常以良馬金寶賂其在朝擅權之黨類一有言將官之不職者則主上左右前後之人誰不爲其斡旋其根愈堅其惡愈肆害擾黎庶不得安生刻剝官軍苦無所訴甚至隱匿邊機妄報邊功以有爲無以虛爲實欺誑朝廷致誤刑賞莫有爲陛下言者使各邊無此內官其爲將官何所倚仗而敢如此乎大抵內官類多邪惡雖千百之中有一二忠謹者然亦不可使之犯分以干軍國之政惟陛下遵祖宗之制而一一革之明著簡冊以示天下後世則禍本永絕天下幸甚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臣聞帝王之爲治必以正風俗爲先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帝三王治隆俗美臻於太和者由禮樂之得其正而天下爲一也後世之治化陵夷風俗壞亂者由禮樂之失其正而紛亂無統也太祖高皇帝當治定功成之時制禮作樂固極盛矣然由粗以入精因畧以致詳不能不有待於後聖者皇上丕紹洪基達聰明目聽納忠言罷黜浮屠妄誕之邪術舉行朱子喪葬之正理眞所謂守成業而致盛治之聖主也但異端邪術雖曰罷黜而僧道寺觀

充塞朝野者無異往時妖經邪說惑世誣民者尚如昨日病根未拔日當漸長喪葬正理雖日舉行而有奢豪不律者尚多故違國法幡幢之制僭擬朝廷奠禮之奢十倍諭祭或飲酒食肉竊作佛事或乘喪嫁娶明用鼓樂若此之類不能枚舉他若冠婚祭祀諸禮有祖法之所當申明者有家禮之所當舉行者今未見一一行之以教化天下而習俗之弊則日新月盛子猶飲乳已加巾帽而昧夫童子之禮及其既長則終於愚騃而不知成人之道此冠禮不行之弊也聘娶之禮以庶民而上比公卿論財之風以中國而下同蠻貊夫以僭越之心徇財利之誘則凡竊奪之事力可及者何所不爲此則婚禮不行之弊也至若祀禮不修雖縉紳之家莫不徇俗苟簡况於庶民小子豈知尊敬祖宗故爲木主者少而懸紙幛以標題者多以祭禮者少而招師巫以惑亂者衆至若祀邪神於家禱淫祀於外棄父母之孝養舍當務之人倫者尤不可勝數此皆朝廷祀禮不修故無以定民心而一民俗也若夫士子無廉恥之節官更多奔競之風商賈日志於奢華工藝日趨於詐僞至於回回之類久處中國者尚多不遵王化固守陋風道友師巫

之流詭於正道者率皆聚徒傳法惑亂黎庶此又朝廷禮法之未行也自朝廷之樂言之用於郊廟之類固皆太常雅樂古淡和平無可議者至若教坊司之樂其聲容節奏已非雅樂之比而司其事者皆無愧恥失人倫淫邪鄙陋之徒夫以朝廷之上根本之地而所以爲樂者如此以故淫邪之聲不正之樂海內成風莫覺其失甚至高建戲臺斂錢作戲致使少長聚觀男女雜處虛費民財壞亂民俗是豈聖朝之美政耶又如京師及各處娼樂所服者錦繡之衣所用者金寶之器淫邪之聲響徹街衢妖艷之色照耀道路雖文武官員庠序士子亦往往墮此陷阱之中况膏粱子弟經營商賈遊食惰民一睹此物隨風而靡廉恥旣無資財耗盡上不顧父母下不畜妻子柔弱者至於乞食道路剛强者至於劫財殺人積習旣久後來之禍可勝言哉且天子以四海爲家海內之民皆爲赤子如養民則不可使一夫不獲其所如教民則不可使一民不全其倫凡此娼優同爲陛下赤子奈何以禽獸畜之使其子子孫孫永陷聚麀之惡而畧不傷憫之乎惟陛下於教坊司之樂有未善者則求知音律之人而改作之至院本雜劇決可革者則

著爲定法而永革之典樂淫邪之人或使改行從善
或使散處爲民京師及各處娼妖無夫者則盡令從
良有夫者則禁止淫亂使其務紡織以謀衣食習廉
恥以全人理則淫穢消除化爲良善矣公卿以下祭
祀宴飲之類朝廷舊無頒降之正樂今當次第制之
以化天下而於不正之樂一一革之如此則正禮雅
樂自天子出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風俗自美民心
自善天下之治可與唐虞三代比隆矣所陳四事實
愚臣二十餘年靜居林下千慮之一得惟陛下察納
而決行之則聖學盡而大本立矣賢才用而大政舉
矣近習竦而大病除矣禮樂修而大化行矣雍熙泰
和之治端復見今日實天下萬世之大幸也

戡定三城疏

御史曾銑

頃者廣寧遼陽二城軍士變亂其根因情狀前疏已
言其畧矣臣叅議遼陽軍變事因有激心實無他又
該兵部覆題地方事情止遣大臣查勘凡諸進言與
兵征勦之策一切不用是於人心惶懼之秋爲平定
安戢之道誠宜如此不然則沮脅從者自新之路矣
况兵凶戰危未可輕試觀諸往者大同之禍起於制
帥之喜事成於用兵之寡謀遂致智勇俱廢卒無成

功得失昭然監戒不遠奈何逆軍無忌自棄生成一聞大臣將來互相鼓扇既約閉二鎮之城以要赦又欲援大同之例以需賞假洗城之說爲聚衆之謀布妖言以惑人心攀重囚以爲謀主是數逆軍者其始也因激而倡亂雖無素謀其旣也負罪而逞兇漸成不軌臣竊思之一成而不可假者國之法也難制而易於縱者人之情也苟上有假借之法則下多放縱之情往者陝西之軍變未幾而復有大同之變說者曰大同殺叅將殺巡撫未幾而又有殺總兵之變說者曰李瑾之變所以處張文錦之變者啟之也蓋惠竭矣而威或不伸威行矣而法或未盡蠢茲小醜習於耳目所以撫臣一旦乖方而軍士之騷動肆起凡以法不足以懾服而人情日流於驕悍故也今者仰賴處置得宜開諭明切故首惡就擒邊境之危殆者已安人心之動搖者咸定此誠諸鎮觀望之候也臣愚以爲祖宗立法所以警服姦兇今諸鎮之軍不數年而亂者屢起此豈法之不善哉抑亦議法者之未盡爾夫明罰敕法者先王之道也小懲大誡者小人之福也伏望皇上燭後慮遠拔本塞源重春秋無將之義嚴臣子

大亂之防乞將臣言議行惟據兇逆之原情以盡律例之長法至於應叅職官悉從重究則威行於恩外威震而恩益深仁盡於義中義明而仁益篤動切事幾之會潛消奸宄之萌地方永保無虞矣

發帑救荒疏

御史周斯盛

臣照得遼東地方三面距邊一面瀕海商賈舟楫未通往歲秋成粒米豐稔既無外省之移足充本鎮之用故地方號爲富庶而人家不事儲蓄間有一二災傷尚可自活自嘉靖三十六年大水以後一望成湖子粒未獲遠近居民家家缺食鬻妻棄子流離載道入冬以來日甚一日斗米值銀五錢且數日市無販糴民愈窘迫始則掘食土麵繼則遂至相食壯者肆行劫掠無所顧忌法禁不能止積孽狼藉不忍見聞臣叨巡茲土寢食靡遑盡括公貯平糴穀粟煮粥施賑但邊方庫藏素無蓄積所濟不足以當百分之一今東作之時阡陌蕭然旣鮮牛力又乏子種生全之望已屬無期况屯糧力役之征幫軍買馬之費追併巖急竟使枵腹待斃情甚可憐本鎮兵馬素稱可用近因糧賞久欠調征頻煩已有積弱之漸加以歲之饑饉供應不敷死亡逃竄無日無之計一營不及原

額之半而馬更少沿邊戍守十存一二使之奔走服役役亦不能前而况資之以爲戰守哉昨該臣等題請加添月糧折色荷蒙皇上俯賜允給全遼軍民不勝感戴但饑餒至極給發未多一軍所領不足以爲旬日之資嗷嗷之衆日見倉皇號令爲之不行夫軍所恃以爲生者應得之糧賞戶丁之供幫耳今上不能仰給於公下無所資助於戶相繼逃亡勢所必至屯妨耕種之期路有刼奪之梗緩急之際誰復爲用况此地寒不生麥夏初始種秋半始穫若穀則更晚矣計其餬口之日尚遠若非破格拯救恐未能有濟也且天下之事圖之於未形則力易而費省救之於已著則費滋而力難以是孤絕無援之地釋今不爲之處使饑餒填乎溝壑逃亡盡乎什伍乃從而招募爲費何如收之於旣渙扶之於旣頽爲力何如矧外患熾於憑陵內禍起於急迫尤有不可言者則將何以處之臣極知帑藏空虛委難處辦但前項重情勢在燃眉誠有不能已者伏望皇上軫念全遼爲畿甸左翊關係甚重邊方赤子困苦已極時日難待救下該部從長計議速發帑銀五六萬兩星夜差官解運前來聽臣等酌量分發賑濟以救倒懸之急仍將軍

士歷過糧賞查數給發庶幾生全有望戰守可資人心恃以相安重鎮賴以永固矣

本朝

永陵工程告竣疏

平郡王

臣等奉

旨勅交福建總督高其倬奏摺內開欽遵

聖旨恭瞻

永陵形勢其龍與長白分幹勢由納綠起祖高冠羣山秀出天表備尊雄穎麗之觀光景耀日極透迤頓跌之妙氣槩驚人蘇子洪河當前遶抱浮河巨浸在後濼環千里大會之山作朝作護萬仞北辰之巘鎮水鎮垣更有欽異者

寶城之內嘉樹挺出玉砌之旁靈根蟠結狀若旋龍堅同磐石所有

陵所殿闕營建規模詳細瞻視俱屬妥合惟前面左邊廂房五間應行補葺右邊相配始為勻稱

陵西小河一道夏日水長漫上行路俱遶右手山脚而行宜修一小堤攔水護路再將此路修理微高俾夏月可以通行其山脚遶行之路禁止行走方為妥協等因具奏奉

旨命臣等敬謹辦理欽此臣等遵於五月二十四日照欽
天監選擇吉日吉時敬謹動土隨恭詣

祖陵日觀夏秋水長情形誠有如高其倬所奏應築護路攔
水小堤并將路修令微高俾夏月水長之時資其攔
護往來得以通行不致遠踐山脚實爲妥協再添蓋
廂房重加丹雘兩相勻稱更覺整肅隨將料估應築
石堤石橋攔水壩並填墊道路丈尺添蓋右邊廂房
修飾左邊廂房等項需用物料匠夫工價銀兩數目
繕摺請

旨准行在案今照原估建築石堤若干堤中建修通水三
洞石橋一座攔水壩一道長若干丈修墊河邊道路
長若干丈高若干尺添蓋右邊廂房五間修飾左邊
廂房五間以上各工俱經告竣共計用銀若干兩此
項銀已在領到

福陵堤工銀兩內動用修造其用過銀兩修造清冊併將所
一修式欵敬謹繪圖恭

呈

御覽欽惟我

皇上

大德大孝

盛京通志

卷之四十三 藝文

三

至聖至誠

篤本溯源時時切

山陵之望

推恩錫類念念廣親愛之仁茲以

祖陵工程關係重大

特命臣等敬謹修理臣聞

命之下彌深悚懼仰賴

聖訓諄諄多方

指示敢不竭誠率屬務圖修理堅固以仰副我

皇上至孝至誠鄭重

祖陵之至意臣於抵工之日會同將軍臣那蘇圖仰遵

聖諭宣布

皇仁敬率在工人員潔誠辦理凡物料工價俱按實數發

給一時父老歡騰已徵羣心之愛戴工商輻輳更沐

膏澤之殷流熙熙而來攘攘而往欣看喜色而爭先約之

閣閣椽之橐橐遙聽歡聲而恐後方謂經始之勿亟

載觀大工之告成蓋由

睿慮精詳事事斟酌於美善可傳可法實係

聖恩浩蕩念念淪浹於肌髓必信必從此我

皇上誠孝之極至所以格

天人通上下洵為千古未有之

一人而非臣等所能仰贊其

高深者也臣等於工程告竣之日恭瞻

祖陵有輔有翼煥然天表之巍巍如砥如矢坦如王道之蕩

蕩不惟規模弘整亦且結構精嚴究氣局之宏深既

奇秘而清晰瞻形勢之廣大復博厚而高明八極入

於照臨具涵益八表之象萬國供其驅策有包羅萬

象之規允為諸吉之並鍾洵稱萬善之全備且喜工

成次日大雪即降銀花映

寶成千百年之嘉樹愈榮而愈潤珠光籠玉砌億萬歲之靈

根彌固而彌長幸際

盛世之昌明共慶豐年於有象益徵

天心之眷佑永綿

歷數於無疆矣

福陵工程告竣疏

平郡王

滿漢文武大臣等敬謹議奏福建總督高其倬等疏

稱欽遵

聖旨恭瞻

福陵形勢其龍與

永陵共祖同源分宗抽榦發自長嶺之西行於渾河之北順

水而來張潮而結始聳萬仞之峯獨超羣嶺繼博百尺之阜迥異平巒綿亘則虹轉雲舒昂頓則龍翔鳳舉遠極諸邊無峯不拱內際巨海無水不收蓋

天地眷佑極精微廣大之全功故山谷鍾靈毓

文武聖神之遐福允屬上格之龍實為最善之地惟前面水法稍更故道水由夏日溢口而流弓抱之勢微覺外張必須修建石堤順導河流俾循故道則水抱砂圓益增吉慶等因具奏奉

旨特命臣等敬謹定議臣等公同敬謹確議應如高其倬等所奏將左畔水法復遵故道再將原日河身淤淺之處挑濬寬深應修石工即行修理仰祈

皇上欽點大臣一員並

敕下工部遴選才能官二員督率前往料估建造使水法仍遵故道石工永致堅凝等因具奏奉

旨命臣前往會同奉天將軍那蘇圖敬謹督理欽此臣面奉

上諭

福陵前面河身應填之處令臣等敬謹詳酌臣遵旨即帶領欽天監博士劉毓圻敬謹相視據稱陵前河窪之處最宜培墊方為宏敞等語復

命高其倬議定填河取土方向並挑挖引河導令山溝小水五道會流環抱遶過

陵前歸入大河於地法合宜等因具奏一併交與臣等敬謹辦理臣隨赴工所恭照欽天監選擇吉日吉時於雍正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動土謹將工程需用物料匠夫工價等項行文工部取到部例敬謹遵照該詳核所有料估各項銀兩數目陸續繕摺請

旨准行欽遵在案今敬謹查得所築迎水順水石堤長若干丈攔水壩一道長若干丈又挑引河一道長若干丈左右引水小溝二道共長若干丈其填河工程遵照原議將原河兩岸高下不平之處均徹平坦各處土坎修成漫坡填墊河身運用挖河取出之土並渾河崖邊及十里外之土若干方俱經填墊妥適以上各工原料估銀若干兩今實用過銀若干兩未用銀若干兩今備造清冊併將所修式款敬謹繪圖恭

呈

御覽欽惟我

皇上

大孝性成

至誠天授

善繼善述克紹

列祖之心傳

丕顯丕承宏開萬代之謨烈

光華被四表惟精惟一彌深宵旰之勤

怙冒遍萬方日寬日仁益懋中和之治雖

聖主不言祥瑞而

皇極必有休徵慶雲河清悉皆

聖德之洋溢靈芝著草益彰

積累之宏深茲以

祖陵發祥之地風水攸關

聖人報本之思疇咨倍切

特命臣等敬謹修理臣赴工之時面領

訓誨

祖陵工程關係重大汝往欽承辦理勿省工勿惜費董率在

工人員各宜潔誠襄事罔不祇肅惟時工程堅固人

心豫悅其無負敬

祖愛民之至意欽此臣膺茲重任彌切悚惶及抵工所會同

將軍臣那蘇圖仰體

聖懷廣宣

德意敬率在工人員矢誠矢慎敬謹修理一時在工人員

靡不人人思奮竭力攢辦凡一應物料工價俱按實數給發是以萬姓歡騰咸若子來之趨事千塵雲集倍覺市利之充盈踴躍以赴

皇工罔不欣欣而相告絡繹以沾

聖澤悉皆蕩蕩而難名臣等興工伊始伏念工程浩大恒恐怠緩以稽時及督理經營悉遵

指示周詳竊幸功成於不日此皆我

皇上一人之大孝人人莫不興孝合天下之孝以同襄

尊

親之大典

皇上一人之至誠人人莫不抒誠合天下之誠以共慰敬

祖之深衷此誠聖帝明王千古未有之

一人非臣等所能仰贊於萬一者也臣等於工程告竣之

日恭瞻

祖陵水循故道依然璧合而珠圓隄慶安瀾儼如龍蟠而鱗集障溢流而環抱方知萬派之朝宗引羣瀆而歸源更見千條之共貫為高為下載觀奠安之均平有齒有唇永保岡陵於無替瞻案山之拱向千官整肅以來朝仰

明堂之恢宏萬馬騰驤而侍衛合宇宙清寧之氣萃聚特
 鍾擅山川靈秀之奇包羅萬象固已廣大悉備更覺
 悠久無疆且幸工成次日即降大雪瑞皚應時羣識
 天顏之有喜豐年兆象預徵嘉穀之頻登遐邇懽呼同聲而
 歌萬年之頌

天人慶幸稽首而上大有之書從此千百年

景運光昌快覩

金甌之鞏固億萬世

鴻圖永久愈卜

寶籙之綿長矣

盛京通志卷之四十三

盛京通志

卷之四十三

三

盛京通志卷之四十四

藝文

記

明

北鎮廟記

巡撫 王宗彝

舜卽位分冀醫無閭之地爲幽州於時分州十二各封一山以爲一州之鎮醫無閭山卽幽州之鎮也按書傳及職方氏俱作無後變無爲巫考之廣寧志云山在城西五里廟在山南今驗地里城西五里無山又云清安寺卽今觀音閣在閭山內去城十二里今

閣入山僅二里許則是山距城十里與今地里步數正合而志云五里者傳寫之訛也今廟在山之陽去山五里四分里之一距城三里四分里之三唐開元中封山神爲廣寧公金加封爲王元以閭山密近邦畿大德間加封貞德字歲祀與嶽瀆同元季值兵燹止遺正殿三間我太祖高皇帝洪武二十三年於寢殿之南建瓦屋三楹左右司各一間別於廟東建宰牲亭神庫神厨各三間繚以垣牆春秋命有司致祭太宗文皇帝永樂十九年特敕所司撤其舊而創構前殿五間中殿三間後殿七間殿前又構御香殿五間以貯朝廷之降香通爲一臺高丈餘周鑿白石爲欄後殿前左右各建殿五間前殿前東西各建左右司十一間又建神馬門及外垣磚甃朱門通二層入門以漸而高就地勢爲之也歷歲滋久鴛瓦日脫椽木漸朽簷宇傾垂梁棟欹斜每遇霪雨浸及神座先是守臣以邊事旁午不暇及此成化戊戌鎮守太監韋公朗自開原遷此到任三日謁廟觀之惕然不寧謂前巡撫陳公鉞總戎緱公謙曰吾輩奉命守是方爲神人所依今一方山鎮之神廟壞弗安則鎮守之臣豈得自安乎是當急爲修葺也二公是之於是命

官董其事鳩工市材凡殿宇及左右司門牆朽腐者撤而易之傾斜者扶而正之損者修之葺之廢者營之補之又得監鎗監丞洪義總儲郎中金廸協守叅將崔勝咸加贊襄之力材用不取所司工力不勞軍士經始於是年秋九月落成於成化癸卯夏四月廟貌煥然一新告成之日太監與總戎請予紀其事以垂於後用是記之

遼右書院記

賀欽

弘治癸丑秋南燕繡衣樊公按治東土以教育人材爲首務乃選河東西諸生之優等者庠各有差建遼左遼右二書院分處之讀書其中以相切磨延學行老成師儒主之復命官典薪米供億之費院額之扁巡撫都憲河東張公九雲之所署也樊公臨古宜枉顧病夫請爲遼右書院記欲成諸生而久斯院辭以迂鄙不足辱命繼而托分守叅戎金臺王公彥箴懇求不已乃爲一言夫古今之道一而古今之學不能一蓋古之學者將以明此道而體於身足乎已而及乎物非若今之學者務誦讀攻組織要聲光徼利祿而已此義利正邪之分而治道隆污生民休戚之所係焉者予不能苟同流俗謹取紫陽文公之教於白

鹿者躬勉以誨子弟暨館下之生時人不迂濶之者
鮮矣今樊公之記斯院乃不我迂而倦倦是託公其
有意於法古乎則亦遵文公之規而已蓋其所示立
教之目爲學之叙脩身處事接物之要炳然具在至
所謂誠明兩進敬義偕立其丁寧之意愈益深切諸
生由是以進高乃志正乃學實乃功以祛習俗趨利
之鄙陋吾知德成而才富體立而用行進足以匡吾
君而澤吾民退足以化其鄉而善其俗夫然後古聖
賢垂教之意可以不悖朝廷育才之心可以無負而
樊公之建斯院與夫聳臾而成之者亦皆有光於無
窮矣嗟夫此固諸生之所以成而斯院之所以久者
與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故敢以是爲
諸生勸敢以是爲將來告樊公名祉字介福丁未名
進士是役也提調者叅戎王公銘督工則都閫魯公
勲云

史氏倚廬記

賀 欽

史氏祖山東東昌聊城人今爲古宜金紫巨家君名
璠字公玉昭信校尉百戶公諱鎮之三子也生而剛
明自好雅重鄉里雖處塵市而衣冠言動簡飭不少
慢浮薄者或謂之曰乃亦士夫態耶君惟自信而已

既而遣其仲子冊從病夫遊病夫教人不能專事口語文辭以取青紫必首以文公小學使人讀而躬行之迂之者恒多史公乃能於其家亦取小學學焉誦之者亦甚而君之自信益篤弘治五年仲冬日母安人劉以壽終哀毀如禮乃於中門之外縛數椽爲倚廬居焉絕肉酒遠帷薄且未嘗一造親故之側以終喪制又常以其自置居第讓其季焉是其行誼今之士夫每每難之矧流俗之浮薄者耶嗟乎禮教之壞久矣滔滔者固無足言而仁人孝子之間出者復往往舍神靈而守塚墓孝有餘而學不足守先王中制者希矣故記史君之行於其廬以世其子若孫且以告吾之鄉人

大望海寺記

大學士 王 佐

塢山爲寧遠屬城去城西南八里許松山在焉寺居山之陽東望大海極目千里溪谷縈紆土地沃衍實勝境也兵燹之餘汨沒於斷蓬枯草間者非一日而遺址尚存景泰改元之初有僧印靜者飛錫至此徘徊瞻眺目睹而心悅之遂結草爲廬坐臥三載一夕忽夢神人呼之引至平曠地指小古井云內有古物師凌晨汲之果得銅鐘一枚題曰至正十四年四月

吉日松山大望海寺住持興善其列名餘僧仍不下百人始知望海寺古刹也塿山指揮李君榮白副將東寧伯焦公卽具木石命工重建佛殿廣設僧堂命印靜爲住持以率僧衆事甫畢而師圓寂矣不數年舊業多圯其徒義聰重新之外立觀音閣掘地復得饒鈹螺磬十餘事題曰泰和四年三月吉日敕賜松山法華禪寺住持如賢此蓋文宗時物意者茲寺舊名法華而曰大望海者宋元間所更乎無碑志再考傳疑可也指揮楊君宗白叅將盛公銘命致政百戶羅海義官王政董匠事毀者飾之缺者增之傍立鍾鼓樓閣廡其左右而門其前繚以四垣鼎鼎然東北一鉅麗觀也又命石工沈賢礱石爲碑記其事以垂不朽始於景泰初元而成於弘治九載以世而計則二以歲而計則四十有七以匠石工費而計不下數千百緡成之不易如此謀雖成於印靜而業實創於焦公事雖畢於義聰而功實成於盛公也嗣義聰之後者當思前人勦業之甚難後人守成之不易哉

普陀寺觀音閣記

文 貴

錦城而北有巨山壁立千尋蔥蒨如繪中函一洞深廣可半畝許洞西丈餘懸崖下垂而內空若穹廬然

洞下左側則泉一泓甘冽可飲真洞天福地也昔人於此曾造置尺許石佛百餘故謂之石堂道院正統初鎮守太監王彥嘉茲勝槩屬備禦都指揮李真等庀材鳩工大啓招提之境於洞中上範菩薩羅漢具番漢老少像於崖下木鏤千手千眼觀音被以渾金貯以傑構山頭樓閣參差山下河流縈繞娑娑草樹幾於紫色琅玕歷亂山禽或似雪衣鸚鵡客有遊南海普陀落伽山者以爲似之因名普陀寺而鄉人悉以觀音洞稱焉寺內古松數株冬雪覆之青白可愛石堂松雪爲錦州八景之一者此也成化己丑庚寅間余恒此下帷至乙未南宮弋獲歷任中外者四十八年嘉靖改元春予告旋里暇日復往訪焉見崢嶸者傾墮輝煌者剝落大非當年比矣感嘆之餘因誦劉夢得再遊元都觀絕句王僧福堅聞之日種桃道士故在請爲劉郎芟去兔葵雁麥重栽桃千樹何如余日甚善渠遂謀之檀那金鳳闔鉞欣然倡輸協力營辦適本城指揮寧遠備禦亦施送椽櫨各百餘事工甫就緒而福堅寂矣賴舊任持戒昇與弟子福緣踵其蹟黽勉同心仍向城廛鄰堡勸助口食人工就山中燒造甄瓦爲岩下大士創閣一座明一暗三重

盛京通志 卷之四十四
檐轉角壁砌圻墁一出閭鉞之手規制雖不甚宏而
間架翬飛塗飾藻麗非尋常可擬也肇工於嘉靖乙
酉之夏竣事於戊子之秋金鳳邀上舍李翥之謁余
求記余以頭白歸來值此輪奐一新乃匡山讀書處
致足樂也故述其建寺改名之由及造閣歲月始終
俾刻之石以示來遊者

遊千山記

御史 程啓克

千山在遼陽城南六十里秀峯疊嶂綿亘數百里東
引甌脫南抱遼陽巖業蓊鬱時有佳氣如海蜃然嘉
靖丁亥予戊撫順丙申遷葢州道出遼陽乃與同志
徐劉二子遊焉出南門過八里莊石門釣魚臺蓋
屯戍舊址也東北有溫泉瑩潔可鑑南折入山數里
抵祖越寺路頗峻稍憇於寺之禪堂乃登萬佛閣閣
在山半緣崖旋轉越飛梁而入凭欄四望天風冷然
因宿於寺時戊子日也循東山望螺峯附太極石入
岩澗高不滿丈深倍之廣半俯看萬佛閣已在下方
矣前有亭曰一覽自一覽亭迤西而北入龍泉寺晡
時往香巖亂溪而東岩壑窈窕僧房半出雲間扶杖
登之明晨己丑寺僧設齋乃行憇大樹下人境空寂
翛然有遺世之想東峯危險徐劉二子浮白引滿其

間適有吹笳者聲振林樾聞之愀然由此至大安自東而北自龍泉至此約二十餘里陡絕汚陷懸厓怪石後先相倚撫孤山瞰深壑奇花異卉錯雜如繡行復數里隍堂中開諸山羅列高爽清曠視三寺爲最西峯空洞倚天徐子題曰通明天是夕有雨意翼日庚寅晴霽登中峯顧瞻京國遠眺荒徼山海混茫無際東有羅漢洞高寒襲人又數息至雙井一在樹下一在亂石間泉甚甘冽又數息抵仙人臺峭壁斷崖北隅以木梯登望之股栗健者匍匐而上有石枰九仙環奕焉自仙人臺尋中會寺入溪穿石荆棘塞路不可杖徑僅容雙趾以疋布縛脚使人從後挽之扶籐側足盤跚而步危甚劉子先之徐子與余相去數武摘山花以詩贈余余亦倚聲和之跌坐石上一老進麥餅值饑食之厭問其姓氏笑而不答乃至寺自大安山行幾二十里困憊坐僧房久之起視山岡兩浮屠相向爭聳乃自中會返祖越從者病取道石橋宿南村農家回望諸峯如在天上矣茲山之勝宏潤秀麗磅礴盤結不可殫述使在中州當與五嶽等僻在東隅高人遊士罕至焉物理之幸不幸何如也昔柳州山水以子厚顯予之劣陋弗克傳其勝姑撮其

大槩如此

釣魚臺祠記

都御史

蔡天祐

凡有功於人者祀報之義也醫閭先生教化鄉閭者四十年異端之教不行焉鄉人爲祠祀之不謂義乎先生姓賀諱欽字克恭家醫巫閭山因號焉天性高明幼學卽有志於古及見性理羣書朝夕玩索而有得乃益自信古聖經書本教躬行不可徒自誦說已也乃益厭俗學舉進士爲給事思盡厥職有犯無隱成化戊子春京師災乃上疏大畧謂應天以實不以文不報遂自劾又不報乃告病歸築室圃中取古聖賢書以漸幽討非弔喪問疾不出如是者數年大有所得乃教鄉人鄉人故事重佛老及諸不經之神先生乃製祀外神文俾祀而悉焚之上下翕然從之無梗焉者於是趨門牆者日益衆學者始至必詢其奉先祀事父兄之節苟簡則亟命改之曰學者學何事也而可緩於是耶每謂朱子白鹿洞規爲經書機要小學書爲日用準則自修教人一本於是故異端之說無自以入而義州之俗獨美弘治初以大學士劉吉薦除陝西叅議賜璽書假以便宜會母疾不果行乃條陳四事一日資真儒以講聖學二日薦賢才以

輔治道三日遵祖訓以處內宦四日興禮樂以化天下皆世切要鑿鑿可行疏未上而母疾不起遣子上之且辭新職許之而寢其言識者有遺憾焉先生好山水每景物熙明輒攜親友遊釣凌溪之澣倘佯竟日歿後五年鄉人思先生者相謂曰吾人之不爲佛老惑者先生功也吾人幸見先生而被其教也先生往矣恐久而忘之吾不忍於吾之身而忘先生也吾子孫不幸不及見先生而不蒙其教也先生往矣恐久而不知之吾不忍吾之子孫不知先生也凌溪先生游樂所也蓋爲祠歲時祀之使吾子孫接之於目思之於心則先生之教猶在也使吾子孫接之於目思之於心則先生之教亦不敢違也嗚呼先生之功亦大以遠乎哉嘗聞先生學出白沙白沙者廣南陳公甫也史謂陳公甫作詩好奇時人多宗之予生也晚不及登白沙之堂知其人也使白沙而止於作詩好奇也則作詩好奇爲信而先生不作詩好奇所造乃其自得使白沙而不止於作詩好奇也則作詩好奇爲誣而先生不作詩好奇所造乃爲善學因併及之

遊醫巫閭山記

給事中 周 祚

嘉靖九年九月給事周子按遼東事至醫巫閭之地

適侍御謝子以觀風至地官寇子以督餉至周子曰
宿美醫巫間之美請觀之謝子寇子曰盍觀乎以三
子似宜觀也乃盟是月二十二日遂至觀音閣觀音
閣者醫巫間之勝也崑岫萬狀盡出天上三子登且
觀飲酒而樂周子曰觀而樂矣有感乎謝子曰吾觀
其山之穴岙焉岙焉嶽焉嶽焉空空焉洞洞焉其風
氣所出乎寇子曰吾觀其山之土穹如窿如墳如礮
如熇熇如焯焯如其物類由產乎周子曰吾觀其山
之形隩爾室爾嶺爾截爾翠嶺爾兀結爾開而磅礴
爾聚而輪菌爾其封守攸藉乎感止是耶謝子曰吾
觀而風氣俗所攸寓矣吾知其理而已矣寇子曰吾
觀而物類財所自生矣吾知其用而已矣周子曰吾
觀而封守國所自設矣吾知其防而已矣吾三子是
觀蓋不多乎夫遊觀外蹟也而所感各有道焉則觀
其可已乎內外者道也消息者亦道也知所理則知
所亂知所用則知所缺知所防則知所失是又不可
懼矣乎時同遊監軍王公總鎮劉公起而曰三子之
言近道矣非徒觀也是宜書周子歸因書爲遊醫巫
閭山記

修廣寧左中屯衛學記

江奎

衛治西北有廟學自正統元年巡撫李公濬始也公
上疏請建衛學詔許之於是錦州委都指揮李真創
建焉成化己亥指揮白欽增修之乙巳戶部郎中毛
君泰飭繪聖賢四配十哲像厥後廢修無常嘉靖庚
寅大學士張公璉奏正祀典撤塑像易木主更爵號
改爲至聖先師千古之非悉革迨今廟學駸廢圯矣
己丑巡按李公輔謁廟命亟修之檄僉憲董君世彥
議不果董陞任李公亦復命去丙寅巡撫魏公學會
至鎮守王公治道又言之巡按李公淑和來試士僉
憲何君榮奉檄議修委指揮周之畢董其事發庫銀
四十餘兩市材鳩工計估不敷議增八十餘兩乃構
正殿五楹作翼道周圍石欄凡二十餘丈東西廡各
五楹戟門一楹櫺星門樓三楹戟門之東曰名宦祠
西曰鄉賢祠各五楹明倫堂五楹兩齋房十楹堂後
敬一亭三楹堂左啓聖祠三楹官舍號房咸秩於理
先是櫺星門近逼居民樹屏一面乃令分守參將前
守備錦州趙君完易民舍基地南北約五丈餘東西
倍之始鑿泮池一區磚橋一座中建石坊外聯石欄
又於通衢之東去四十步西去二十步各建坊東之
扁曰道冠古今西之扁曰德配天地壯偉華麗視昔

加備是役也經始於嘉靖丙寅冬訖事於隆慶己巳
秋凡用材以株計則一千有三百石條以尺計則二
千有二十甍瓦以片計則五十萬有三千灰以石計
則一千有五十鐵以觔計則四百有十餼廩以斛計
則二百有六夫役出之丁壯車輛出之屯堡而周子
之畢綜理經畫實勞瘁焉然是學之修也而豈徒哉
俾諸生睹廟學而修業者非六經無所用心非孝弟
無所造就也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賀醫閭先
生嘗以白鹿洞規教人而士知學之宗者其亦有聞
風而興起者乎

石塘曾公生祠記

盧瓊

君子之道有三正志定畧仁及衆也書曰艱大考翼
不可征定亂難也而况倉卒之變乎維忠以正志耳
又曰倚乃身迂乃心安民難也而况遠邇一致乎維
智以定畧耳又曰式敷民德永肩一心民懷難也而
况久思乎維仁以及衆耳三者有一焉皆足以樹勲
建名而况兼之乎此遼之人所以生祀曾公也公代
巡茲土遼陽戍卒以撫臣革之貞厲窮兇者蝟集爲
亂登陴閉門渙無統紀公時自南衛聞變單騎入城
諭之禍福衆心以定蓋示包荒用憑河緩窮追之噬

散吠聲之黨焉耳乃上疏曰羣兇干紀保無他志願
寬斧鉞以開其悔制曰可旣而廣寧撫順相繼以逞
公密布而陰偵之無測識者三城首惡同日而俘蓋
釋壯頰受濡愠將欲刑故宥過始終無咎焉耳復上
疏曰倡爲亂畧止此數夫願宥其餘以安反側制曰
可夫以數百里之亂起於一旦聲色不動而東顧之
憂以舒非忠以正志乎先是羽檄旁午朝議咸咈或
謂此而不討恐釀藩鎮之亂公曰否非淳化西州比
也或謂遣使招安且覘競練公曰否非淳化西州比
也以是鋒鏑之禍息而疆境賴以全活者不啻千萬
計供億之費省而公私賴以不困者亦不啻千萬計
以東人震驚仰望之私談笑而揮之使背帖於席非
智以定畧乎寧遠遼之咽喉東西絡繹晝夜不息苟
舉措一失受禍比他衛尤劇征討則有毀體裂肢逃
山逾海之患遣使則有負曳鞭撻鬻產市嬰之憂今
耕而食者曰公食之也織而衣者曰公衣之也父指
其子祖指其孫曰公活之也非仁以及衆乎其師生
父老相率而顛於守備陸繼宗備禦袁東暘鳩木礮
石立祠於學宮之西偏貌公之像而徵文於瓊或問
曰生祠古與曰古也禮也義也公憫無辜之民橫罹

斲斫不計生死禍福以身任之力請於朝而得免議
民受公之恩非直欲旦暮見公之容而又欲使其子
若孫皆知所自禮以義起古之道也昔文潞公澤及
天下浴人生祀於資聖院張文定弭盜一方蜀人圖
像於益遼之禍起於倉卒深淺成敗不可測而文定
自外入又得伸縮自由公視之大難也而公才望日
隆安知不爲潞公乎公諱銑揚州人石塘其號也

楊將軍祠記

許國

夫人客於天地間不免一死而無古今貴賤賢不肖
罔不難之死固人之所難而亦有處之甚易者蓋義
之在人心尤有重於其死故也記曰士死制大夫死
衆封疆之臣則死封疆夫制也衆也封疆也三者義
之所在也義而死焉雖死不猶生乎故御極作人者
崇激勸之典載筆勵世者侈揚挖之辭徒爲其捐生
畢命能人之所難能哉蓋將以植天常立臣極慰烈
士之忠魂而振頹俗之正氣焉耳遼左遊擊將軍楊
公維藩以嘉靖四十四年守鎮武戰死嗚呼公其死
制者耶死衆者耶死封疆者耶巡撫張公西銘巡按
李公輔交章上其事贈廕賜葬外仍給料立祠以祀
嗟夫皇恩優渥聖謨廣運寧非所以淑人心扶世教

而以大義風天下乎蓋嘗論之將爲死官戰爲死事是故顯功重爵非死莫致高名勇畧非死莫能成仁取義非死莫遂致死而生則掇將印博侯封固榮也致死而死則享廟食光簡策亦榮也生死皆榮而人顧恇怯退懦區區以保全首領爲念而卒至於債事者抑獨何哉公倜儻英發不拘小節而於義之所在則奮然赫然浩不可屈方戰歿時士卒有以圖後效爲勸者厲聲叱之公之視死生爲何如者公之姪總戎公死事於前而公復以遊擊死事於後予於是知公以忠義世其家舊矣今廟貌血食生氣凜然公雖死猶不死也彼區區全首領者蜉蝣爾獨不死哉子忝史館方且大書偉節爲公不朽而於國家作人礪世之典又烏可無述故爲書其麗牲之碑以應公之叅戎君爨之請後賢過公祠下倘有誦吾語而式者乎

關王廟記

繆天成

後漢前將軍關公當漢步旣蹶之秋人思逐鹿公慨然有興復大志邂逅中山靖王之裔遂與涿人張飛約爲兄弟誓同生死共事昭烈卒成鼎足中道而殂後人欽公祀以爲神至宋大觀中追封武安王廟號

義勇迄今數百年普天率土建廟貌以奉香火不啻千百計爲文以頌厥功膾炙人口亦不啻千萬言奚俟愚後學小子喋喋稱述哉雖然公之大忠大勇炳如日星人皆仰之矣抑知乃公之大智成之乎當獻帝暗弱天下瓜分功名之士誰不擇強盛者事之曹操挾天子令諸侯鍛甲礪刃雄據中原孫權習父兄累世之資跨長江天塹之險奄有江左如紹術輩亦皆割地稱雄互相虎視公視之直如狐鼠耳昭烈身不階尺土萍寄於小沛星散於徐州敗新野走當陽依江夏天下無投足之地公獨患難相從心如金石當時以成敗論者方爭矍其愚而公之智則有莫大於此者蓋昭烈不得與羣雄較者一羣雄不得與昭烈較者二帶甲控弦誇強賈勇昭烈固不與羣雄埒矣然而昭烈天潢的派統緒所歸應天順人名正言順彼竊據土宇睥睨神器者以臣抗君以逆犯順將孰與昭烈較且昭烈鼓仁鬯義開誠布公聯屬人心深固根本而操之奸孫之褊紹無斷而寡謀術剛愎而自用又孰與昭烈較哉惟公獨秉大智蚤見及此故舍強盛就孤窮逐草竊扶正統爵祿不能縻冶麗不能惑金幣不能留危難不能奪其操死亡不能回

其志幸而掃除僭偽廓清海宇闢乾坤於再造揭日月以重光以綿漢家如蒂如髮之祀其心固盡而爲漢之功臣卽不幸而歷數有定景命難諶帝業茂期捐軀報主獲與漢九廟君臣同遊於地下其心亦盡而不失爲漢之純臣然則公之智何其卓乎向使智不及此矢身吳魏縱樹有鴻功偉伐亦與夏侯惇周瑜輩伍耳烏能歷千百世爲人敬仰如斯耶嗚呼公之智在生前已嚴正僞之辨公之智在後世必明戰守之宜我遼海爲神京左臂大小武臣非公之忠勇無所矜式遠近屬國非公之威靈無以震攝况錦尤邊境要衝乎故卜城西勝地襟山帶水築廟妥公以爲一方保障起於成化大於弘治兩新於萬曆前後凡四舉矣今衛人遊擊王公汲倡謀高公真繼之教諭張君志廸庠生紀君大學山右客陳君舜等皆捐資以助應更新者更之應仍舊者仍之門樓二楹則所增建也一時廊廡森嚴牆垣繚繞丹青與山色齊輝鈴鐸共河聲相答跂如翼如巍然煥然視昔葢改觀哉興工於萬曆己酉仲春竣事於辛亥孟秋故記

本朝

勅建護國寺埵記

大學士 剛 林

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鐘虛受無叩不鳴而况於
法身圓對規矩冥立一音稱物宮商潛運故如來利
見迦維託生王室憑五衍之軼拯溺游川開八正之
門大庇交喪法力維持乎八極慈威鎮攝乎羣魔大
智靜涵靈源普挹

聖主道濟蒼生化隆無外念茲功德允合瞻依

特敕工部遴委喇嘛悉不遮朝兒吉畢力免朗蘇相度鳩
工於

盛京四面各建莊嚴寶寺每寺中大佛一尊左右佛二
尊菩薩八尊天王四位浮屠一座東爲慧燈朗照名

曰永光寺南爲普安衆庶名曰廣慈寺西爲虔祝

聖壽名曰延壽寺北爲流通正法名曰法輪寺各立穹碑

永垂來禩銘曰

皇圖肇啓

寶域宏開

仰茲佛日

躋於春臺

雨暘時叙

國無禔災

三途靡忒

五福斯來

銀岡書院記

御史

郝浴

鐵嶺古銀州也浴甲午九月謫奉天戊戌五月下嶺
卜築於南門之右方十許畝中爲書屋三間前有圃
種蔬後有園種花左壁吾臥室也右壁一帶皆吾友
連屋而居也屋中造篋床一丈風月之夕吾友畢來

登床跌坐床下鑽火烹茶漉酒縱談名理至夜分不散架插天下古今圖書恣吾友展玩有化人來則焚香晤對參驗竺乘屋後一岡隱然龍臥所謂銀岡者也雨後登之見郭外羣山紫翠交寫其北山綿亘西繞而東山迤邐南屬簇擁萬狀中控一背是爲鐵嶺然總維於一線之銀岡殆物之鼻祖者乎吾岡下所種桃李皆數度開花而成實矣所舉二三子亦哀然冠而似丈夫矣吾歸之歲歲德在卯西牕北有杏一株發花數十蓓如蠟撚白梅香色雙絕而花枝婉轉皆回頸視西是皆不足記獨念吾霜天雪夜一燈炳照大靜之餘徹四壁於環海晤羣聖於斯須截然有覺心目爲豁於戲非吾銀岡吾安得有此一日也非吾

至尊吾又安得有此銀岡之一日也泣撫銀岡留爲書院有踵至吾岡而默識浴一日之旨者浴卽近待於數十年遠待於千百世心皎然如一日也

封長白山記

方象瑛

康熙十有六年四月望日

上以長白山發祥要地

特命內大臣覺羅武某一等侍衛兼親隨侍衛費耀色一

等侍衛塞護禮等於大暑前馳驛往五月四日啓行十四日至

盛京二十三日至烏喇宣

諭鎮守將軍等召村莊獵戶皆無知長白者都統尼雅漢族祖戴穆布魯世採獵以老退閒自言祖居額黑訥因聞其父嘗云獵鹿長白山負以歸四日可抵家以此度之長白距訥因當不遠因問訥因路幾何獵戶噶喇大額黑等曰陸行十日水路乘小舟二十日乃命獵人喀喇前導各持三月糧又慮食盡馬乏不能歸也期將軍巴海載米一舟候於訥因於是噶喇大額黑等由舟覺羅率固山大薩布素由陸六月三日啓行經溫德恒河阿虎山庫納訥林邪爾薩河渾陀河法布爾堪河納丹佛勒地方輝發江法河水敦林巴克塔河納爾渾河敦敦山卓龍窩河凡數十處抵訥因而噶喇大等亦至蓋自江逆溯由瓦努湖河至佛多和河復順流來會纔七日耳十一日發訥因一望林莽迷不得路薩布素率旗甲二百人伐木開道十二日悉衆行是日薩布素遣顧慄等先後馳報前進約百數十里登一山升樹而望遙見遠峯白光片片殆長白山也因留噶喇大額黑等督采珠蚌十四

日與薩布素等會密樹茂林揣摹開路十六日黎明
聞鶴鳴六七聲雲霧迷漫不復見山乃從鶴鳴處覓
徑得鹿蹊循之以進則山麓矣始至一處樹木環密
中頗坦而圓有草無木前臨水林盡處有白樺木宛
如栽植香木叢生黃花爛熳隨移駐林中然雲霧漫
漫無所見也衆惶惑前誦

綸音

禮甫畢雲披霧捲歷歷可覩莫不歡呼稱異遂攀躋
而上有勝地平敞如臺遙望山形長濶近視頗圓所
見白光皆冰雪也山高約百里五峯環繞憑水而立
頂有池約三四十里無草木碧水澄清波紋蕩漾繞
池諸峯望之搖搖若墜觀者駭焉南一峯稍低宛然
如門池水不流山間則處處有水左流爲松阿里烏
喇河右流爲大小訥因河瞻眺之頃峯頂遊鹿一羣
皆駭逸惟七鹿忽墜落衆喜曰神賜也蓋登山適七
人時正乏食拜而受之回首望山修復雲霧遂於十
八日南回至前登山高望處一氣杳冥并不見有山
光矣二十一日至二訥因河合流處二十五日至恰
庫河則訥因東流合處也二十九日由恰庫河歷色
克騰圖白黑噶爾漢噶大渾薩滿薩克錫法克錫松
阿里多渾大江險絕處凡九七月二日次烏喇十二

盛京通志 卷之四十四
日抵寧古塔遍閱會寧諸府八月二十一日還
京具疏

聞

上以發祥之地奇蹟甚多山靈宜加封號下內閣禮部議
封爲長白山之神歲時享祀如五嶽焉夫封山之典
肇始唐虞然報祀嶽瀆非有關於鍾祥之自也志稱
長白山橫亘千里高二百里巔有潭周八十里南注
爲鴨綠北流爲混同

國家龍興所自然至今無知其處者

睿慮周詳穆然念

祖宗所由興專官訪求備歷險異卒光大典以答神庥其享
天心而致靈貺宜哉謹摭原疏綴葺爲記用志千萬
世無疆之盛云

奉天府文廟記

府尹 梁拱辰

予讀班史有曰文德者帝王之利器武功其輔也余
則以爲武功者帝王之利器所以開治者也文德所
以保治者也武功之所定者遠文德之所化者深漢
唐以來莫不皆然我

太祖高皇帝之起於東陲也始以武功定全遼於學校未遑
也

太宗文皇帝修建廟學而文教聿興

世祖章皇帝平定方夏首崇文治改衛爲

盛京設立師儒以訓子弟

今上卽位多士克生先後繼美文明之化日隆而文廟漸
圯前後京兆以請時兵餉方殷增華有待猶眷眷不
忘特

諭守臣設法修建至康熙十八年秋予再奉

命尹茲土乃奉行前

旨率二府二州七縣之官儒紳士捐俸出財修治之於是
聖殿櫺星門暨四周垣牆皆鼎新焉師儒得以瞻仰人士
得以矜式豈非武功定而文德興乎然予觀詩人所
言景員之祥發於殷土生民之慶本於姜嫄則

本朝之肇基必有出於武功之先者也今也武功已定
文教復興人才於是輩出治化於是林隆矣然予願
司教者之求其實也夫詩書禮樂非徒以飭容觀琴
瑟笙簧非徒以美聲律要以調習其性情消釋其鄙
戾使之居家處鄉則有孝恭禮遜之行服官蒞政則
有公忠廉仁之節斯學校爲育才之區人士有治平
之任不然雖實枚其磨礱闕泚其宮宇亦何益乎若
溺於文辭習於佻達此又人才風俗所由敗壞者不

可不豫爲防也

廣寧縣義學記

知縣 項 蕙

余以庚申正月蒞廣寧再閱月規治東隙地將誅茅爲舍招邑子弟而延師教之邑之父老似有疑而議者余悉其狀集諸公解而問之曰吾儕小人誠不知治要竊見號神君者雖多殊績大抵不過急所當急緩所當緩而已矣我公下車勵精圖治以休息民力爲心乃聞割清俸誅茅爲舍以教邑子弟是近迂非所望於我公也余曰必何務之爲急曰教民稼穡力作貿易使勿興訟而耗財余曰若輩何知急其所緩正以急其所急也試畧言之吏治衰則民風敝而民風之敝不敝於椎魯鄙樸之氓而敝於聰明才智之士椎魯鄙樸者或農或工或商卽上之人不之督迫亦從事焉唯聰明才智者教之農或越其畔教之工或躍其治教之商或折其本彼之聰明才智心有所弗屑也其父兄初或溺而縱之繼雖不欲縱業已成習放蕩不可收拾呼朋引類忘三餐所自來視六博爲正業招尤啓釁蕩產傾家其爲害一也又煽惑彼椎魯鄙樸者爲其所爲相率而從惡以致夫不之督迫而業農業工業商者竟日加督迫而不農不工不

商矣游惰滿街淫酗成俗究厥病源實惟戎首其爲害二也况又不但不農而爲之辭曰地瘠不但不工而爲之辭曰力殫不但不商而爲之辭曰貧無母曷子焉久則地不糞真成瘠矣力不用坐成殫矣家無以爲生貧果徹骨矣夫乃緣糊口之艱難致輸公之濡滯爲乾餱之過失起雀鼠之忿爭其爲害三也嗟乎幸而生聰明才智之子弟是人所禱祀而求者而其爲害至此無他不學之過亦不使之學之過也使之學則彼方澤身禮義之林奮志勲名之路翹翹自命曰吾士也向被其煽惑者榮其若是亦欲從爲士而不可得不得不歸而各業其業從此四民不見異而遷家給人足比戶可封矣余之欲爲舍以教邑子弟者職是故也在所緩耶急耶諸父老乃悅欲子來其事余不可爰興工於三月十二日乙丑落成於三十日巳未舍三楹苫以蘆垣以甃西依縣治東面龍山弁其門曰義學而典史邢君式巡檢秦君涵亦與有力焉異日者踵事增華尤余所望也因筆其經營之始事而勒諸石

奉天府學兩廡記

府尹 高爾位

國家以人才爲本而人才以教化爲先自古培植人才

靡不以學校爲亟亟况

龍興發祥之地將相名臣先後蔚起則宮牆俎豆之規
有司又安敢不加之意哉位自順治丁亥叨列仕籍
歷躋京尹膺豐沛之重任思廣殖戶口以培元氣凡
無藝之征侵漁之弊以次釐剔夙夜兢兢與諸僚屬
飲冰茹蘗庶幾杜苞苴而絕耗羨仰報

皇上加惠元元至意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以武功肇基遼左逮

太宗文皇帝纘承鴻業建修文廟

世祖章皇帝撫御區夏以瀋陽爲

盛京設京兆立州縣置師儒於時從龍碩彥彬彬濟濟
我

皇上臨雍講學尊禮

先師可稱盛矣惟是奉天文廟肇創之初大殿雖已告成
而兩廡尚未營構夫崇祀先哲所以式後進也恢宏
廡廟所以肅瞻觀也邇者

皇威赫濯干羽兩階聲教四訖行見比戶絃歌盛於曩時
式廓前規尤在今日顧念長吏俸入僅足養廉文武
青衿率多貧士又難以營度之功重煩我父老子弟
於是獨捐薄俸飭材庀工補建兩廡各三楹列諸賢

之主而祭器亦具焉多士瞻仰之餘庶其景行往哲
濯磨砥礪以襄

聖天子升平之治乎是役也肇於壬戌七月至九月告竣
謹勒諸貞石用垂不朽

開原縣文廟記

知縣 周志煥

歷觀世之盛也比戶弦歌崇儒明道必自學校始鄉
學三代異名國學遞仍其號鄉學即今之郡縣學也
講道明倫接洙泗之淵源續斯文於不墜養老而教
射尚德而毓才無不出於是焉典最盛矣值今

聖天子稽古右文

躬親釋奠

經筵講學博徵碩儒聖賢之道昭明於世誠唐虞三代之
時也近又奉

俞旨敕滇黔諸省各官創建學宮使山陬蠻瘴之區得沾

聲教矧

畿輔近地

鑾輿臨幸若開原者而文廟茅茨不剪土階湫隘豈所
以尊崇

先聖之意乎但斯邑建立未久前任何公金序披荆剪棘
剏茅屋三楹奉祀聖賢繼任劉公超凡復立櫺星門

外置左右二坊規模已備惟兩廡神牌俱未之設煥
司牧是邦踰越二載心懷修葺力不能逮今敬捐資
購工以瓦易茅飾
聖殿而重新之置四配十哲兩廡先賢先儒神位蓋欲
爲荒邑尚斯文之統以覲揚我

皇上文治之盛卽瞻仰宮牆者或亦有所感發焉

重修奉天府學宮記

府尹 廖騰燿

主化非聖道不行聖道非王化不久王化洽則孔子
之道益尊聖道尊則王者之化益大故建學明倫所
以崇道統正人心而廣治化於無窮者也粵稽奉天

自

太祖高皇帝神武建基

太宗文皇帝式廓隆業創興學校

世祖章皇帝統一區夏文命誕敷今

皇上天縱聖神德威翔洽無遠弗届仁義漸摩無思不服
編戶之子釋耒橫經羽林之士投戈講藝詩書禮樂
之盛四方郡國皆然矧奉天爲發祥首善之地設學
以來雖規制漸增而二十餘年未遑修葺其何以仰
副我

皇上崇文重道之至意顧念遠左沃野千里生聚日滋

騰

燿
以謏劣材承乏京兆亦惟是勞來拊循之不暇其
又何忍以茲役重煩我父老子弟爲爰捐俸入不足
謀之同事諸鉅公不足謀之諸長吏謀之諸紳士僉
樂相予志遂鳩工庀材自聖殿而啓聖祠而兩廡而
廟門而明倫堂胥巍然煥然此皆昔圯而今修者也
殿以外繚垣奕奕廟以前戟門峩峩又皆昔無而今
有者也經始於康熙四十八年七月十三日落成於
康熙四十九年閏七月初十日計工五千三百有奇
計費一千一百二十兩有奇役成而遊聖人之門者
共知聖道之大將伯之助其可泯歟夫明政刑正風
俗者

天子之化也謹庠序飭倫紀者孔子之教也今學校之振
興若此滿漢士子服習其中優游德教人文蔚起不
將與鎬京鍾鼓並美千古而不朽哉謹彙襄事諸賢
鐫之於石碑後有可攷因并記之以詔學者

重修銀岡書院記

府尹 屠 沂

復陽郝中丞留謫居時所築室爲書院公之自記備
矣重修者誰邑令焦君釐正之宋令光大之也余惟
天下之書院多矣惟嵩陽白鹿嶽麓石鼓四書院以
大稱豈高閣周建長廊四起云爾哉蓋大其人故大

其書院也余讀公之文章想公之行事而有以識公矣公學探理窟才蔚國華嶽嶽懷方不移不屈前後歷任政績昭然而直言敢諫則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殆又兼之矣顧公崎嶇龍塞二十餘年讀書深造味道之腴有大過人者觀公之自記非真聞道者而能言之乎後人登公之堂因依手澤有能識公之旨証公之心或聞風興起薰其德而善良鄒魯文物近在海隅以成

聖天子壽考作人之化則是公有大造於此邦也茲鐵嶺片石卽與嵩陽白鹿嶽麓石鼓四大書院而五焉奚不可也夫興行教化守土之責也表彰前哲後學之事也今余忝京兆後又與司空中美君爲同垣友於公爲子姪行故因宋令之修復書院爲文以記之宋令者誰江西鄉進士一驥也有善政與邑廣文何師會者共襄斯舉則其人可知矣

錦州府文廟記

知府 馬鍾華

錦郡之有學蓋卽明之中左屯衛學也攷之誌書創建於正統元年繼增修於成化隆慶間嗣是廢修無常洎明季兵燹之餘學宮遂湮沒於荒烟蔓草中矣今

上龍飛之三年以錦州爲府而府學復設郡伯宋公因遺址而重建焉凡殿廡祠堂門坊池橋之屬釐然具舉但歷年已久棟摧瓦解砂礫滿地蓬茨盈堦過者每興茂草之嘆余下車之始日觀心傷每與錦令周君議欲更新之適年值荒祲物力維艱姑少待焉前大司成尹公入廟瞻禮不禁歎息曰廟貌傾圮若是非所以重道而崇

先聖也遂慨然有捐修之志夫致仕者尙銳意從事况余職守茲土則是役烏可已乎爰率諸僚屬與縉紳士庶或捐財或輸力無不踴躍從事經始於戊戌之仲

夏越次年秋告成構正殿三楹因舊規而加增其制兩廡各三楹啟聖祠三楹明倫堂五楹又拓戟門坊砌亞字牆界之櫺星門舊制卑隘今易以木下實上空中高旁低壯若牌樓兩旁砌八字牆規模嚴整左右建坊峙耀通衢他如泮橋拜臺靡不盡制入其門者仰宮牆之巍煥睹芹藻之青蔥而祭菜鼓篋講學行禮俾人勃勃然有希賢希聖之思洵陶鑄人才而振興斯文之盛地也是役也倡之者尹公和之者余而至於程工飭材營建措置則錦令周君之功居多云

海城縣文廟記

知縣 張士毅

海邑文廟舊在縣治西南今明倫堂其故址也地既僻凹又經風雨剝蝕差不肅觀士毅以中州末學來令茲土每逢祇謁仰止庭除徘徊悚息卽有更新之志恭惟我

國家崇儒重道遠軼漢唐矧海邑爲

龍興盛地王化所昭廟貌不肅其何以振興文學對揚休命乎越歲丁未廣文齊公王謨秉鐸縣庠雅意襄贊並詢諸闔邑紳士等僉有同志而移建之議遂決因卜建於新城厝石山陽遠山如屏近水若帶池擅龍

蟠之勝峯環虎踞之奇地滿百弓力輸衆助工始於是歲八月越戊申歲九月告成自照壁八字牆起內建櫺星門三間東西廡各三間大成殿三間因舊明倫堂爲啟聖宮周圍紅牆八十餘丈越翼日迎位於廟用特士毅偕諸紳士人等拜奠堂下朱楹丹渥廷陛崇高視諸舊制頗肅觀焉至於祭器樂舞尙須完整新甫徂徠容俟栽培不具論敬以事之始訖勒之於石

革除陋規記

府尹 楊超曾

爲嚴禁濫派里民擾累行戶以除積弊以肅吏治事

照得地方公務濫行科派及衙門取用物件給發官價等弊歷經奉

旨嚴禁固已三令五申凡有父母斯民之責者自應仰遵功令俯恤黎庶務期大法小廉風清弊杜庶無忝職守今本府尹訪查奉屬大小衙門一切公務使費動輒科派貽累里民如

奏銷地丁銀米驛站錢糧大造編審人丁 大計考察官吏則攤派造冊部費歲科兩試學政治中州縣衙門則派考費查點保甲換給門牌則印捕官吏指派紙張飯食新官到任則攤派修理衙署鋪設器用備

辦執事其他零星加派銀兩給發官價等弊指不勝屈總之正項之錢糧有限額外之科索無窮上司取足於州縣州縣取足於里地行戶里地行戶取足於百姓舖家更有奸書蠹役指一派十上下相蒙牢不可破本府尹訪查既確檄飭各屬勒碑永禁嗣後如有上司官吏向州縣索取前項陋規者該縣官或密行具稟或據實詳報除將索取之官吏叅處外其首報之官酌其事之大小分別記功以爲奉公守法者勸如州縣官吏人等仍有指稱前項名色私派里民擾累行戶者許被害人等不時赴轅直稟官則卽挂

彈章吏役立斃杖下其首告之人量爲給賞以爲不
畏強禦者勸本府尹爲風俗吏治起見法在必行所
屬官員自今爲始務須改易前轍留心體查勉爲茹
蕖飲冰之操毋爲蒙面喪心之事拭目以俟勉之慎
之

奉天試院記

府尹 呂耀曾

拔士之必有試院非僅以壯觀瞻崇體統也蓋欲覘
其學者必令有以盡其長而欲盡其長者必先有以
安其所奉天

國家發祥之地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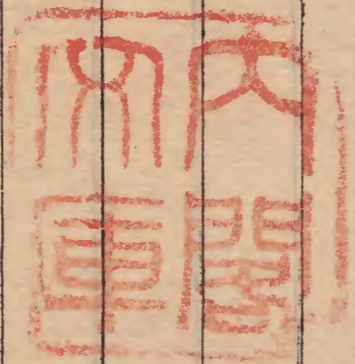
留都故與直隸共省而不與他府埒歲科兩試學政之
事亦屬府丞示有別也第哀集生徒每考與試不過
數百人又不若直省之衆多是以昔之日未建試院
皆臨期架木設棚遇風雨則不免淋衣污卷多致草
率成篇或有未盡其長之慨焉

今天子御極之十有一年予以

特簡來尹茲土而同榜族兄果初先生先予來視學建院
之議已有成規卽丞署之東偏崇舊基而廣之堂分
前後場列東西門楹井竈吏舍鼓亭三閱月而告竣
蓋已煥然而可觀矣約其費八百餘金果初首先捐

俸各屬官紳及生童慕義者均有助而治中王柱國承德令蔡書升則力贊而捐助爲多錦府一屬亦聞風興起同時建一試院云憶壬辰歲予世父司農坦菴公視學於此樂育人才刊有文萃一編一時紙貴猶未獲創興斯舉今果初毅然而成之夫豈非不朽之業歟予新承

恩命以左副都仍管尹事吏治民生尙需整頓仕而未優違敢言學而不虞不文以爲之記者以果初之創是舉也蓋欲多士之安其所而盡其長非僅以壯觀瞻崇體統已也果初行將內調甘棠之愛固能信其不朽且樂多士之相礪於有成也而予也更將竟果初之志置學田以給供膳矣



盛京通志卷之四十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盛京通志卷之四十四

[Blank page]

